

哀先師・憶母校

——追東大念郭秉文校長

宋兆珩

先師郭夫子秉文，於今年八月杪壽終美京，將卜葬於林肯堡墓地，同門哀痛，不能自己。縱有凌雲之筆，豈能抒永訣之情於萬一哉！

明代兩個中央，一為南京，一為北平，先南京而後北平，時代風會使然也。迨燕王篡位定局後，乃以北平為正中央，改稱北京，南京為副中央矣。實則明、清兩代之以北京為首都，雖為事實所限；但亦違反隋唐以來政治東遷之趨勢，致舊日貫通於江淮泗汴河渭之運河線，亦一變而為今日之南北大運河，對外不競，此亦不無影響。南中央之面對世界，迎接新知，優於北中央者至多。

在國父定南京市為首都以前，南京固曾為副中央矣。故明代南、北兩中央，各有一套中央體制。北京有國子監；南京亦有國子監，即後來之兩江師範、南京高等師範、東南大學、中央大學是也。北京有欽天監；南京亦有欽天監，即後來之北極閣氣象研究所及中央氣象臺是也。郭師為余就讀南京高師及東南大學之老校長。余於民國九年秋入南京高師，由數理化部入學，因病轉教育科，旋又轉入文史地部攻讀，十二年冬結業。十三年，母校改制為東大，補讀學分一年，同年冬結業。自始至終，均在郭校長任期以內，親炙不為不久。於今海外驚傳噩耗，既痛吾師之遽爾謝世，更愴懷於大陸母校之未復也！永錫爾類

，其此之謂乎！

郭師之風標，具有壯闊、渾涵及崇高諸美德，殆與地利、地宜有深厚之淵源乎？抑地靈、人傑互為因果乎？夫子生於滬濱，夙有長才，統馭全校師生，羣情浹洽，有多多益善之妙。每遇大規模集會主講時，亦莊亦諧，揮灑自如，極具雍容肅穆之象。大江東去之所，文采風流，如梅光迪師、吳瞿安師；當代俊傑，如劉伯明師、柳翼謀師、王伯沅師，對老校長之領導，無不翕然敬服。長校以來，為謀校務之推展，與廣大之政治社層相接觸，見思見怨，勢所難免，但吾師一以渾涵氣概臨之，終能克服困難，而校務得以蒸蒸日上。其辦學有崇高目標：欲弼成自由民主政治也，欲發揚卓越之人文思想也，開創男女同校風氣之先也，招致世界學人，如杜威、蒙羅、羅素於講座也，均極具大社會之構想。卸任後旅美，盡瘁於教育文化事業之交換與交流，勞怨不辭，垂老不懈，其風範實照耀人寰，尤不愧為大社會之領導人物。校長與師生相處，向無急言厲色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學明道不學伊川，為其最大特色。蓋由壯闊、渾涵崇高三達德，有以致之。

余生性木訥，惻惻無華，在校時期，涵濡春風化雨於不知不覺之中，平日與師長甚少接觸。母校素具醇篤樸茂之校風（語見周邦道學長所印校歌繫辭），在南高東大時期，主要建築物，為

口字房，一字房及平房宿舍二十餘齋，為校本部，附中附小在外。某日，余等就寢後，忽覺紅光燭天，火舌紛飛，亟振衣起視，始知為口字房失慎也。余排闥而入，衝進圖書館及地學系辦公室，即打開窗戶，將重要圖書儀器，拋出室外，再由同學接運安全處所。正忙迫間，見校長立余前，命余停止，余唯唯而出。翌晨，校長巡視現場，笑謂余曰：救火，搶運圖書，是好事，惟學校保有火險，青年人健康安全最為重要。故爾命汝停止，撫余以示勉，其言藹如，予我以極深印象，校長之平易近人，大率如此！

平易近人，自能領導大社會，校長於今竟謝世矣！緬懷北極閣前，六朝松下，校長亦魂歸故土，尋覓過去之道蹤否？母校校風，尚誠尊孔，自兩江師範以至中大一貫無改。每憶校歌中「海西上兮江東，巍巍北極兮，金城之中」之美句，輒為神往！又「天開教澤兮，吾道無窮；吾道無窮兮，如日方曠！」是母校師生之宏願，後來蔚為優良校風，胥我故校長與師長之心血所注也。昔柳子厚告太學諸生「聚為朋曹，侮老慢賢，凌傲長上，過太學之門，不敢謁顧，乃退託鄉閭家塾，考厲志節。」南宋學人，亦指教風不肅，為時詬病，吾母校無有是也。迎合世界潮流；自由、民主；恢宏中國傳統；汎愛、親仁，吾師殆所謂大德敦化者歟！五十八年九月述於臺灣北投。